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野叟曝言
第九十八回 神虎神猿種出太平珠玉 奇芝奇鹿銜來百歲春秋

忽見那只神虎，從刺斜裡趕來，口中銜一小鹿，鹿口銜一大芝，如一把掌扇相似，走到素臣身邊，便伏在地。素臣大喜，跨上虎背，亦如騰雲駕霧一般，追上黃馬。不到四更，已至辟邪峒外。素臣跨落虎背，那虎放下口中小鹿，向素臣跪而點首。起來，復向玉兒，黃馬吼了幾聲，飛跳而去。玉兒悲哭，馬亦長嘶。素臣不勝感歎。將玉兒解放，在鹿口取出靈芝，五色俱備，神采奕奕；看那小鹿，渾身梅花，雙眸炯炯，甚是可愛，卻不知那虎銜來何意。一會，東方發白，素臣挑起箱擔，抱著小鹿，玉兒手捧靈芝，黃馬隨後，竟至開家。開星率領妻妾子媳，接進廳堂。相見後，即令妻妾領玉兒入內。自己陪素臣至密室口，素臣備述前事。開星道：「如此癡蟲，豈能成事？龍脈又已受傷，尊使可為內應，乾珠更效腹心，大人此行，功成強半矣！但應何時舉事，何處起手，尚祈垂示？」素臣道：「我回去即往彌峒，察看後，與關、鎖等四大戶商議定了，即來通知，此時尚在未定。」開星唯唯，即擺便飯。素臣飯後出廳，見那馬昂首嘶鳴。一個苗丁說：「小的拉進去上料，卻近身不得，只得撥了叵羅來就它。」開星道：「有馬必有鞍；草民家祖遺一逼鞍轡，相傳為鄧國公之物，洪武年間，收服四十八峒時遺存下的；其重數倍常鞍，家中劣馬，無一能勝之者，不知可稱此馬之力否？」因著人扛抬出來。素臣看時，鞍轡鑿鑿，籠勒環銜，俱飾寶裝金；光彩奪目，儼如新制。暗忖：非此鞍配不上此馬！因親駕備。那馬如得了新衣華服一般，嘶鳴喜躍，昂首奮鬣，快意非常。素臣向開星作揖致謝，牽出大門，跨上雕鞍，不須鞭策，竟望後山而去。不一會，已至洞口。素臣下馬，連叩三下，乾珠躬身出迎，拉馬後隨，到了草堂。神猿已在拱候，領著乾珠一齊叩拜道：「為著老婢家事，累相公月餘辛苦，感激無地！」素臣略述前事，復極贊玉兒之賢道：「此女不貪財，不慕色，情重而不涉邪，性靈而不露巧，端凝自重，婉婉順從，真足為令郎佳偶！」神猿道：「誠如相公尊論。然非相公純陽之體，斷不能暖其純陰之質；非相公至正之心，斷不能卻此感恩之色；相公乃平氏大恩人，上自祖先，下及子孫，皆感德不朽者也！相公所得芝草，是千年神芝；鹿雖小，將來亦是千年神鹿。壽考福祿之徵，勝黃雀所銜玉環遠矣！可付老婢，代為保護，日後當仍歸相公也！」素臣道：「芝鹿原係神虎銜來，贈與其女，自當歸之令郎。至老嫗之前知，何以歷歷如見若此？前承指示，物久則靈，請問靈於心乎？靈於術乎？」神猿道：「物久而靈，心有所觸，一切風動雲飛，鳥鳴葉落，均可推測；亦如《梅花六王》等數，稍為變通，益加靈警耳雖負於心，小靈於術也。相公神物何嘗不靈，但憑理不憑物，知之而不習用之耳。若時加推測，熟極生巧，亦豈不能前知耶？素臣上首，問玉兒婚期，神猿道：「此女為平氏發祥之女比，儀可不備，意不可不誠。老婢於明日與小兒潔心齋戒三日，告知祖先，即來行聘。此月十五，團圓吉日，當親迎過門，十六日便送相公起程也。」說罷，命於珠陪飯，自己拉馬進去，口裡說道：「金姐，老身引導了。」飯後，仍牽馬出來，送素臣出廳道：「三日後，遣小兒至開家親自致聘。大家手中不足，一切回儀，俱不必備，只求恕小兒荒略之罪。」素臣應諾回來，與開星說知。取出二百兩銀子及綢緞花粉等物，交付開星，略備妝奩回賀之物。開星連夜趕辦，並為引五夫婦，各做一身新衣。初五這日，正值素臣生日，清早起來，望東遙拜，流了一會子眼淚。乾珠已經到門，只帶來兩個莊戶，挑著兩擔十二色的水禮，兩盒綢緞首飾，一百兩黃金作聘金。乾珠捧著聘金，置放桌上，恭恭敬敬的，拜了四拜後，與素臣等見禮。開星引五收禮入內，大排筵宴，款待乾珠，席散回盤。至十五日，乾珠復來親迎。苗禮，新人俱不坐轎，素臣令玉兒手執靈芝，如掌扇一般，自蔽其面，騎著黃馬，隨乾珠出門。素臣及引五夫妻，各騎開家馬匹，在後送親。把那只小鹿，披掛全幅紅綢，令苗丁抱著，導引新郎、新娘，取福祿壽俱全之意。到了峒中，結親以後，神猿請素臣進新娘房，同著討喜。素臣不肯。神猿道：「小媳天荒已破，曾與相公同床，休說別人不能信是處子，即太氏親家親母，亦有所疑；故須相公同老婢進房，當面討出喜來，方可釋疑，即老婢家中僮婢家戶，亦無後言也！」這幾句話，把引五夫妻都說得滿面通紅。素臣方知其故，因同進房，討出喜帕。神猿遍示在房諸人，說道：「這喜不特是真喜，是全喜，兼是福德俱隆之喜，非雞冠血所能假也！」引五夫妻羞慚滿面，連連稱賀。然後出房，大排筵宴。外邊款待素臣，引五、乾珠陪坐；裡邊款待玉兒、藏氏，神猿陪坐。席散，送新郎、新娘再歸洞房，共效于飛。

次日清晨，神猿命乾珠夫婦，拜認素臣為恩父，即陪素臣早膳。

飯畢，親自出來，送至大門，叮囑：「此去尚未能如相公尊意；辟暑神珠，真寶物也！切記，切記！」素臣唯唯。亦囑乾珠預積柴炭好醋，神猿連聲應諾。玉兒哭別，諄囑後期。素臣將聘金贈與玉兒，引五、乾珠送至後山，再拜別去。素臣回至開家，即行告辭。開星苦留，欲盡敬意。素臣道：「今日乃神猿代擇行期，必非無故；飯已飽餐，只此就行了。」開星知不能留，牽馬送出，說道：「大人前回所帶親家的書札，札中欲把他次女配與虎兒，懇求大人為媒；大人回去，伏祈即為撮合！」素臣暗忖：怪是臨行，令其女叩見雲北。

因一口應允。亦囑預積柴炭好醋。開星沉吟道：「謹遵大人之命！」

素臣上馬，把擔掛放馬背，不到下午，已至彌峒外。則下馬來，見一人飛奔至前，跪地磕頭。素臣看時，卻是金硯，忙問其進峒之故。金硯道：「小的是去歲別爺，到了東阿，蒙奚、葉二位，因爺面上，把小的也派在弟兄數內。六月內，到濟寧，跟著糧船，把靳家銀子都偷完了。山莊打聽著廣西元撫台及鎮守太監冒神功，都是勒直乾兒，每年有數萬金進獻，因山東、河南被劫，竟送浙江。便撥人到永州府零陵縣地方，結連苗、搖，專載這宗財帛。碧蓮姐妹因想哥子，就和元哥，宦哥討了這差，去歲今春，也得了一二萬金。到了八月初頭，碧蓮、翠蓮來見他哥子，知道爺進峒去，惟恐有甚意外，碧蓮回去，換了宦哥來，夫妻兩個，扮著打花鼓的，進峒接應。元哥不放心，又打發小的，隨後探聽。探到這峒，才知道被主喚進宮去。小的進宮探了幾次，只見宦哥，不見翠蓮。要救宦哥，說宮外巡邏嚴密，峒城高固，料逃不脫，怕反傷了翠蓮的命，叫小的來尋爺設法。今日恰好遇著，想是他夫妻二人命該有救，只求爺的主意了！」素臣沉吟一會道：「我須進峒相機行事，此時也沒甚主意。你把這馬帶回神猴峒，交給大戶封門，說我現在彌峒，不日就回。你交馬之後，再來尋我。」金硯領命自去。素臣竟入峒中，走到十字路口，恰好遇著岑，曲蓋龍旌，金麾玉節，居然王者，但乘馬而不坐鞏耳。

素臣閃在人家簷下，定睛細看。果然滿臉橫肉，一頸逆毛，是個殺相。正思封門之言不謬，去被岑一眼看見，吩咐侍從，請那醫生便殿相見。幾個苗將便來傳請，苗丁便來挑擔。素臣不知凶吉，只得隨行。須臾，已到一所偏殿之中，只見岑南面高坐，侍從盈庭，苗將指令素臣朝拜。素臣假稱駢膝，苗將用力拗折，不能屈轉。岑道：「那裡是駢膝，不過恃有本領，不肯屈膝故耳！但孤家非比別峒之主，止於雄長一方，不日便當逐鹿中原。良禽擇木而棲，正應於此時，即定主臣之分。你不見殿上匾額嗎？孤方求賢若渴？你若果有淮陰之謀略，即當築台拜將，共與大業；但恐外才有餘，內才不足；空有陳平之貌耳！」素臣看那扁額，是「吐哺握髮」，正待置答。只見一少年將軍，飛馬直入，報說：「仙長已至神猴峒，吾主可速出城迎接。」岑忙起身更衣，令內監送素臣至興賢館暫住。這館內分十二院，每院三間正房，七八間從房。正房內床帳臥具，一切需用傢伙，無不具備。館內僮僕，便來獻茶，內監將箱擔交割，自去回復。素臣暗忖：這廝欲網羅豪傑，遂彼逆謀，可詭辭以動之！送上夜膳，看極豐腆，酒味醇濃，羹湯鮮美，三盤茶食，香甜酥軟，可口非常；問那執壺童子，說是呂將軍夫人親手製造。素臣驚問：「呂將軍何人？其夫人怎為館中製造飲食？」童子道：「呂將軍與峒主一人之交，夫人與峒妃也是一人之交。這館中客到，如有相貌魁梧，身材雄壯的，要飛報呂夫人知道。方才呂夫人親來看過，故特送這茶食酒饌。平常館中供應，豈能如此豐盛？」素臣愈疑，問：「館中客到，何以報知呂夫人？」童子道：「豈但呂夫人，呂夫人還要轉報峒妃哩。老爺到日後自知，不必盤問小人。」素臣便不再問。暗忖：此必有帷薄之事，當謹防之！次日早膳，說是峒妃特賜。素臣暗暗跌足，卻戀著應龍夫妻，耐心住下。午後，忽見昨日少年將軍來拜，通出姓名，卻是呂夫人之夫呂虎。述其來意，是代峒主來試素臣本領，勸令歸順者；峒主齋戒三日，拜那迎來仙長為軍師，故

未得親至。素臣因略吐抱負，略示膂力；呂虎已極傾倒，力勸同盟，共圖大事。素臣慨然道：「寶劍贈與烈士，紅粉贈與佳人；學生不才，蒙峒主一見垂青，豈不欲效其愚，以報知己！奈聞有批花鼓者，被峒主無故拘禁後宮，此非貪其妻，即怒其夫，以圖王奪霸之心，而為漁色之計，以握髮吐哺之雅，而仇無辜之民；此豪傑所聞風而解體者也！望將軍轉聞峒主，如能毅然釋此夫婦，導之出疆，則遠人聞之，孰不裹糧而至；否則拒人於千里之外，大業何由而成？有心之士，又寧肯向草間求活耶？」呂虎連聲應諾，獻上一道陽羨芽茶，候素臣吃過，打恭而去。

至暮復來，說峒主深自悔責，已將那夫婦二人釋放出峒，齋戒期過，即來面謝。素臣暗喜。呂虎陪吃晚膳，慇懃勸酒，不覺酣然。席散，呂虎仍不告退，欲求抵足。素臣辭以性喜獨睡。呂虎笑道：「英雄但不耽於聲色耳，金屋之貯，割袖之歡，何傷明主？不瞞吾兄說，小將與峒主，形骸兩忘，峒妃即小將之妻，拙荆即峒主之妃，如慶、癸、漢哀、董賢故事。峒主知吾兄謀勇俱全，欲結忘形之交；連日吾兄飲食中，拙荆三人，峒妃三位，已共下六蠱，小將今日獻茶，亦下一蠱。將來長枕大被，共樂千秋，豈止區區一人，仰承尊惠耶。」素臣又氣又羞，又憤又急；惟恐應龍夫妻之釋未確，即已釋放，尚未走遠，不敢發作。因假作歡容，說道：「學生何人，乃蒙各位錯愛至此！但峒主現在齋戒，我們亦當清心，方成肺腑之交；請俟過了戒期，再作定局何如？」呂虎道：「這就是了。情之所鍾，正在我輩，天下豈有無情之豪傑哉？」因諄約後期而去。

素臣次日，根問館童僕，俱云打花鼓夫妻，昨日釋放出峒是真。

素臣候至夜間人靜，取出銀兩，棄下箱擔，跳過牆去，徑奔東門，越城而去。趁著月光，走到神狴峒時，城樓上方打四鼓，爬城進去，敲開封門之門。封門出見過，及金硯、應龍夫妻，俱出拜見。素臣見翠蓮滿面刀痕，知是毀容全節；不及細問，但取金瘡藥付與，令其調敷，可減癍痕。向封門討件衣巾，令翠蓮改裝，說道：「我的馬快；恐隨後即有人來追拿，你們夫婦先走至葵花峒，問到獵戶沈呆鳥家等我，有話俱到彼處細說。」應龍夫妻候東方發亮，即慌慌的出峒去了。素臣把別後之事，略述一遍。封門道：「看毒蟒有此巴鼻，只是岑■新得兩個異人，法術利害，更是難制，如何是好？」素臣道：「想是那仙長了？是那裡人？會何法術？」封門道：「只知他神通廣大，會諸般妖法，剪人成馬，撒豆成兵，卻不知是那裡人。」素臣道：「若但是妖法，無不可破之理，這且不管他。只是我肚中已餓，你可收拾便飯，替我喂飽了馬，就要起身。我被人下了蠱毒，急欲向廣東高州求解；病若得愈，再來剿除這廝，此時不暇及矣！」封門大驚失色。忙令人備飯喂馬。提起虎兒親事，素臣道：「你令親已向我說知，今日便去作伐可也。」封門再三致謝。素臣因金硯雖是善走，料跟不上黃馬，飯後辭別，緩緩而行。至下午，已至雲北門首，應龍夫妻剛剛問到。雲北有了銀子，已在後門空地，蓋有三間茅屋，當下把馬拉進一間茅屋裡控好，把眾人留那兩間茅蓬裡去。素臣道：「這位是女番，要與嫂子同住，你與令郎同我睡宿方便。」因將翠蓮送至北房裡。虎兒出來磕頭，素臣提起封門求姻之事，雲北道：「孩子被封家慣壞了，常時淘氣，頑劣不過，怎反要把女兒配他？」素臣道：「這是他的好意，那女兒也甚有福相。」身邊撈出幾錠金銀道：「你可收作聘儀。我明日一早就要起身，四大戶也不去通知，怕有耽擱。」雲北道：「小人自別文爺回家，即被鎖大戶請去，教練苗丁，各大戶也在操演，專候文爺回來作主。蘭哥夫妻更是想念得慌，還該見他們一面。」素臣道：「一見他們，即難脫身。不瞞你說，我因救宦哥夫妻，被人下了蠱毒，急欲趕至廣東，覓一解法；若得解去毒蠱，再來見他們便了。」應龍著急道：「不料為救小人夫婦，反連累恩爺！解蠱還須下蠱人，別人怎生解得？只有廣東高州府浮梁山中，一位女真人能治此病；愚夫婦願隨文爺前去，及早求之。」雲北夫妻聽說素臣中蠱，嚇得魂出，不敢再留，忙去收拾晚膳。素臣因問金硯等三人，何以俱聚一處，及翠蓮毀容之故。金硯道：「小的把馬寄放封家，即進彌洞探信，聽說有醫生請入宮中，到宮裡訪探，並無蹤跡。昨日下午，忽傳打花鼓的已放出峒，小的趕出東城，追著了宦哥，宦嫂，領到封家藏下。打算再到峒裡來尋爺，不意爺已脫身出峒。」素臣道：「我本欲察看彌形勢，不意一進峒去，即被岑■看見，不能如願。你在彌來往數次，曾否看些路數？」金硯道：「彌峒島城東西堅固，守兵多，北城低塌，守兵少，卻純是高山峻嶺，人不能行。市心有一大悲閣最高，登閣一看，合峒俱見。閣頂黑暗，橫木極多，盡可藏人。宮牆西首，冷靜幽僻，樹木叢密，亦可藏人，此外便沒甚路數。」應龍道：「小人夫妻初進峒去，也曾各處走跳，與金哥所見相同。後捉進宮，被岑■逼勒，自分必死。忽然連妻子都釋放出峒，不知何故。直到路上，妻子說有醫生說情，方知是文爺前來救命。」翠蓮亦出來說道：「奴被岑■騙進宮去，逼奴從順，奴誓死不從。岑■著落他三個妃子勸降，那妃子勸不轉。又請呂將軍三個夫人來勸，奴搶他帶上一把小鸚哥刀，將面割破。被人守著，尋死不得。到昨日晌午，傳信進來，叫連丈夫都釋放出峒，說是虧一個醫生說了人情。奴想必是文爺，誰料文爺，反為此受了蠱毒！明日便跟文爺去廣東求那女真人；他若作難，奴便拚了這命，他敢也回過意來！」素臣笑道：「他若果不能醫，拚命何益！你可知那峒妃和呂夫人都是那裡人？怎會下蠱？翠蓮道：「那峒妃都姓射，呂夫人都姓沙，原是嫡表姊妹。沙、射兩姓，專下蠱毒，是廣東有名的。」素臣聽說，猛吃一驚。正是：

地欲三年流碧血，天教七蠱惱丹心。

總評：

不能徒手殺敵，故需寶刀；不能徒步逐賊，故需神馬；而有馬無鞍，如何乘坐？若平常製造一鞍，便使神馬喪氣。作者平地拈一鄧愈，不持鞍足稱馬，而同一國公、同一收伏苗峒，乘是鞍馬之人亦略相稱。真以天造地設之事，成天造地設之文。

不寫神猿前知，文章便無花色；寫神猿前知，而與世人所稱神仙無二，文章更無實理，且與辟邪本旨反成矛盾矣。妙在靈於心、靈於術一問，雖靈於心，實靈於術一答。俾世人豔說煩稱諸神仙前知靈秘之故，不過如梅花、六壬，別無他術，方與辟邪本旨不背。既有實理，又有花色，其文亦遂堂堂正正、幻幻奇奇，而為天地間之至文。

神猿請素臣討喜，初看如畫蛇添足，重費筆墨；再看如鐵箍吊桶，頗復精靈；反覆細看，則如停船係纜、使風張帆必用之物、必需之事。神猿饒舌，見神猿之靈；素臣忽略，見素之大。

岑姓淫昏無恥極矣，卻知以收攤英雄為事。雖不得其道，而於走分之術士一面即留，一言即改；其拜異人為軍師，亦必齋戒三日，非稍有知識者不能；惟稍有知識者，故得屢稽天討於前，大肆鳴張於後；惟淫昏無恥，不得其道，故終於畫虎不成、身家不保。作者如持衡，然稱得准其人分量，分道得出其人性情。

呂虎一席記，未免交淺言深，不知岑啞奇素臣之貌，原有築台拜將之言。這呂虎回述本領及所講說辭，固已如符堅之得王猛，有相見恨晚、不惜以肺腑托之者矣；又況七蠱既下，必無變志，所由傾肝吐膽、急求割袖之歎也。呂虎與岑啞，尚有島妃兌換；若交素臣，則身請為嬖，妻請為妾，賠了夫人又折兵耶。此之不惜，更何惜乎其言？